

[直销商战小说]

通商

肖亮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以文学视角表现直销生活的商战教程



1247.5
1161
2006

通 關

「直销商战小说」

肖亮升◎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关 / 肖亮升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206-249-7

I.通... II.肖...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2101 号

通 关

作 者: 肖亮升

策 划: 宋 强

责任编辑: 高 迟

版式设计: 何 月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27 (咨询), 64959556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55, 64916483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6-249-7

定 价: 3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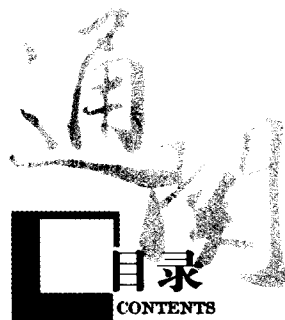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

献给拼搏在直销领域的朋友们。

献给所有理解和误解直销的朋友们。

献给奋斗在各个销售领域的朋友们。



1 | 第一章 | 绝路问津

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来个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绑架“商之龙”公司总经理孙平凡的儿子，要挟孙平凡还他们的钱。

30 | 第二章 | 意外惨剧

林月华的父亲一听到吴小丽的声音，就在那边哭着骂了起来：“你们这些骗人害人的传销公司！你们害死了我闺女！你们还我闺女……”

53 | 第三章 | 传销黑洞

不少外资大直销公司也纷纷展开了大逃亡，有的甚至已经撤离中国市场，整个直销行业哀鸿遍野，闹哄哄的一片。

74 | 第四章 | 绝地再生

“我都说不要做这个狗屁ABC了，你不信，偏要做！这下可好了，连伙食费都搭进去了！”汪治国开始抱怨了。

103 | 第五章 | 阴晴不定

培训到中途的时候，突然几个穿着制服的工商执法人员神情严肃地走进了会议室。两个工商人员迅速控制了会议室的两个门口，一个站到了台上。

139 | 第六章 | 闯关开天

马远征为了做ABC直销日子过得很难的故事吴小丽早就听说了,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马远征竟然睡在公园里!

165 | 第七章 | 暗礁密布

“他们怎么做是他们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是我不喜欢去抢别人的部门,一个公司的人窝里斗没什么意义。”吴小丽态度坚决地说。

192 | 第八章 | 同室操戈

谭雪琪决定再想办法好好地教训教训吴小丽。要是吴小丽继续这样牛皮下去,她谭雪琪在天驰市的直销行业在ABC公司里面哪里还有什么面子?

209 | 第九章 | 内外交煎

ABC公司的人同样相当震惊:ABC天驰市的市场究竟是怎么了?怎么连吴小丽的团队也开始打折削价销售了?

243 | 第十章 | 人生通途

黄来娣万万没有想到,她和她那个当过民办教师的老公陆建国分别16年后,不但还能够见面,而且就是在天驰市。

276 | 第十一章 | 说输论赢

汤玉玲这才发现上当了。她觉得自己无脸见人了,绝望之下,去农药商店买了一瓶敌敌畏,躺在家里喝了下去。

300 | 第十二章 | 妙打通关

张云高搬出去后,吴小丽整个中心就开始出现人心浮动。一些业绩做得较好、市场开拓得较大的合作伙伴也纷纷产生了自立门户的想法。

325 | 第十三章 | 人各有志

听到这个消息的吴小丽心情太激动了!她飞快地跑到楼下的报刊亭,买了一份当天的《天驰早报》,翻到14版“国内新闻”,看到这样一个新闻标题——《我国出台直销管理条例》。

吴小丽站在阳台上，把整个身子靠在铁栏杆上，注视着前方。小区里那些小树的叶子早已经凋零了，树枝光秃秃、孤单单的，没有了一丝生机。一阵阵夹杂着小片雪花的冷风刮过，光秃秃的树枝便随风颤抖，似乎在哀求这个漫长的冬天快点过去，它们需要春天的呵护。

连续很长时间了，吴小丽每天都感觉自己精神恍惚，仿佛自己一直是在半梦半醒之中。

还有20多天就过年了，但是“商之龙”商场欠她的那30多万工程款至今还没有一丝着落。她为了追讨这笔工程款，什么方法都想到了：对他们好话说尽，请他们的老总吃饭唱歌跳舞桑拿按摩，堵在他们老总的办公室门口……她已经被弄得筋疲力尽，最后还是要不回一分钱。

“商之龙”商场的老总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他就一句话：不是不给你，是现在真的没有钱，看看再说。

“商之龙”的总部在广州，是滨城市的一个大型百货商场。吴小丽一年前帮他们装修商场，装修完毕后他们只给了一半工程款，还欠下一半至今没给。虽然才30多万，但是对于现在的她来说这已经是个大数目了。因为另外还有一家国有公司欠她的100多万工程款也基本上打了水漂，那家公司的老总由于贪污受贿进了监狱，公司也已经资不抵债。她运气好的话可能也要猴年马月才能得到钱，运气差的话说不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现在只有等“商之龙”的钱救急。

吴小丽曾经也有过辉煌过去：先是在建筑工程上大把大把地赚钱，后来觉得多种经

营赚钱更多更快，又涉足装修行业，也屡试不爽。但是商海变幻莫测，惊涛骇浪随时隐藏于看似很平静的海面下，因此商海上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船只。吴小丽在几个大项目的投标上都是在该送的都送了该请的都请了之后，还是被竞争对手使用非常手段把项目给抢走了。为了竞争市场，滨城市的几个大装修公司最后就打起了价格战，将价格一降再降。虽然大家也知道价格战的最终后果是两败俱伤，但是大家还是要打。吴小丽的公司为了赢得客户也不得不参与到其中，几场价格战下来，连续在几个大项目上亏了血本，加上几笔大的建筑工程款也收不回来，公司元气大伤。她感觉自己像是突然从天堂一脚踏进了地狱一样，一切恍然如梦。

这段时间，吴小丽公司里的那些工人们几乎天天都来催要工钱，像催命一样地催。其实也怪不得他们，毕竟年关快到了，他们也想要工钱回家过年。吴小丽也知道拖欠他们的工钱于心不忍，但是她没有办法，因为别人不和她结帐，她哪里有钱支付？她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和那帮工人玩捉迷藏的游戏，天天躲着他们，不敢面对他们。她不是不想给钱，而是能拖一天算一天。

吴小丽想着这些事情，心里乱糟糟的。她把被子扯上来蒙住头，蜷缩着身子，想以被窝里供氧不足的办法来强迫自己睡觉。这段时间来她每天晚上都失眠，白天再不睡一下她怕自己坚持不住。

刚有一点睡意，摆在床头上的手机就发疯似的乱叫起来。

吴小丽听到这该死的手机铃声，还没来得及平静的心更加紧张烦躁起来，她已经对手机铃声有了强烈的条件反射。她知道，肯定又是那些工人打电话来催要工钱了。这段时间来，她接这样的电话都已经接到腻味接到恐惧了。

她把蒙住头的被子一把掀开，翻了个身，伸手摸起手机，极不情愿地接通了电话。她不说话，只是把听筒贴在耳朵上，听听对方想说什么，在对方说话的时候再飞速地转动着大脑想着该怎么回答，这是她这段时间来养成的习惯。

“老板，不好了！那些民工要跳楼了！说您再不给钱的话他们就跳下去……”听筒里传出秘书小刘心急火燎的声音。

“你说什么？”吴小丽腾地从床上就爬了起来，刚才还软绵绵的身子突然就紧张僵硬起来。

“那帮民工现在爬到永乐路30号一栋十几层的楼房上面去了！他们说您再不给他们工钱的话，他们就真的跳下去！现在警察和消防队的人都来了，滨城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也全部都来了……”小刘在电话里已经是带着哭腔了。

吴小丽的脑袋嗡的一声，接着就感觉到一股血液从心脏直冲向脑门，她不知道平时医生常说的脑中风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觉。

“你……你现在在哪里？”说话间吴小丽翻身下了床，大声问道。

“我现在就在现场，您赶快过来看看吧！万一出什么事情就麻烦了！”小刘也在电话那头大声说着。

挂了电话的吴小丽更乱更烦了，她穿着棉拖鞋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边踱边想：怎么办？怎么办……

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愿意那帮工人，但看来现在她也只得硬着头皮去了。万一那些民工真的跳楼的话，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吴小丽感觉到自己平时轻快的双脚现在就像突然失去知觉一样，怎么也不听使唤了。她像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用手扶着楼梯的扶手，跌跌撞撞地下了楼。

121

吴小丽刚从车里钻出来就听到对面的街道上人声鼎沸，她放眼望去：对面街道上站满了人，人群中有些警察和消防员在忙碌着，他们已经在地面上铺好了气垫。

真的有人要跳楼。

她再朝楼顶上一看：20来个民工或站或蹲地在楼顶上一字排开，他们打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一行刺眼的黑字：“黑心老板快还我们血汗钱！”

那些警察用手持扩音喇叭不断地朝楼上喊话：“上面的兄弟们！有话下来好好说，不要激动！你们这样讨工钱不是个办法，你们先下来我们再和有关部门帮你们想办法……”

吴小丽呆呆地看着街对面的情景，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她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用手扯了扯脖子上早已围得严严实实的围巾。虽然滨城市的冬天零下十几度的天气确实很冷，但她知道现在这种寒冷的感觉与天气无关。

这样的场面她以前只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过，那时候她还对老板拖欠民工工钱的事情感到愤慨，并从心底里鄙视那些黑心老板。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今天竟然发生在她的身上，她也成了人们眼中的黑心老板。

吴小丽苦笑了一下，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几次想走过去，但刚迈开步子又收了回来。这么反复几次，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词语：做贼心虚。

她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拨通了小刘的手机：“小刘啊，你在哪里呢？”

“老板您到了？您在哪里？我就在这里呀！”小刘在电话里急切地说。

“你在哪里？哦……就在跳楼现场是吧？小刘，我突然又不敢去了……”她觉得在小刘面前也没什么好遮掩的。

电话那头的小刘沉默了少许才说：“老板，我看您还是过来一下看看再说吧！这帮人再

不安抚一下可能真是要出大问题的！我现在被他们缠住都脱不了身了……”可能是怕旁边的人听到的缘故，小刘在电话里压低着声音说。

吴小丽听到这里，鼻子一酸，眼睛开始湿润了。也真够为难小刘的：自从公司的经营陷入困境后，员工几乎全部跑光了，只有这个小刘执意要留下来，说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要陪公司共度难关。

吴小丽硬着头皮拖着步子到了街道对面的跳楼现场。

她刚想找个人多的地方先躲避一下，想想该如何应对这个令人尴尬心烦的场面，谁知道滨城市电视台两个眼尖的记者一眼就认出了她。也难怪，以前她的公司生意红火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上千万的身家，在滨城市商界还小有名气，经常出席一些公众活动和会议，不少记者都认识她，滨城市电视台这两个记者就曾经采访过她几次。

这两个记者已经丝毫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热情，他们以一种公事公办的神情看着吴小丽。一个把话筒伸到吴小丽面前，一个用摄像机对准了她。

看到这种架势，吴小丽心里一阵发虚，就像逃逸的犯罪嫌疑人突然间落在了警察的手里，冷汗不知不觉地就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吴老板，请问你对这件民工要跳楼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拿话筒的记者严肃地问道。

吴小丽一时说不上话来。她感觉到自己的手心已经出汗，便脱下手套塞进羽绒大衣的口袋里，还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请问这些民工跳楼和你拖欠他们的工钱有什么关系？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记者再次问道。

吴小丽的脸色由白变红，由红变青，她把两只手插进羽绒大衣的口袋里，支支吾吾道：“不……不知道……”

“你欠他们的工钱你都不知道？”很明显，记者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你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记者环视一下四周。

“……我确实是欠他们的工钱，但我也没说不给他们，只是暂时还没有给而已。我很快就会给他们……”吴小丽感到自己虚弱得要命，目光游离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周围的景物。

“很快就会给他们？‘很快’是多久？我们想听一听你具体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说连回家过年的路费都没有。”记者步步紧逼。

“我尽快，我已经吩咐财务在做账了……”吴小丽微微地笑了笑，故作镇静地说。

“尽快到什么时候？”记者仍在追问。

“我们老板不是那种赖账的人，我们公司现在资金周转确实有点紧张，要是有钱的话我们会不给吗？”小刘忍不住插了一句。

“不需要你插嘴，我们又没问你！请你不要干扰我们的采访！”记者对小刘的打岔十分不满。

“我只是告诉你们我们公司现在的苦处，我们不是不想给工人工钱。商之龙欠我们公司的钱赖我们的账，你们最好也去采访一下！这样的新闻才有前因后果……”小刘没好气地说。

“用不着你来教我们怎样采写新闻！”记者的火气也上来了。

“小刘，不要打岔。”吴小丽扯了扯小刘的衣角。

老实说，吴小丽也不想让小刘插嘴。她并不是觉得插嘴显得没有礼貌，而是不想让记者知道公司现在的困难处境。在生意失败后强装笑脸甚至打肿脸充胖子是一个合格商人必须具备的素质。很多人欠着一屁股债却开着奔驰养着小蜜，作为老总的她当然也应有这样的气度。因为一旦让大家都知道你做生意亏本了，今后对你东山再起很不利。

“等下我就马上去督促这件事情，我保证在过年之前把钱给他们……”吴小丽又笑了笑，把插在口袋里的手拿出来搓了搓。

记者听吴小丽这么一说，就走到旁边跟持扩音喇叭的警察低头说了一些什么。警察接着操起喇叭朝楼顶上喊道：“上面的朋友听清楚了，你们的老板也来了！她说马上想办法给你们工钱！你们先下来再说，不要有过激行为……”

楼顶上的民工听警察这么一说，开始还是按兵不动，大约一分钟过后，他们聚拢到一堆交头接耳了一阵，最后才陆陆续续撤离楼顶。

警察把吴小丽拉到一个僻静处正告她：“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也知道你不愿意看到，我们也相信你有你的苦处，但你最好赶快想办法给他们钱！这几天以跳楼要挟老板的民工很多，搞得我们也心烦。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是现在整天就是处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吴小丽机械地点着头。

她东拼西凑借钱发了民工的工钱。

把民工的事情解决之后，吴小丽越想越气愤，心想要不是那些赖账公司欠钱不还，她也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记者做负面采访，被一大群人围着看热闹丢人现眼。

她气冲冲地来到“商之龙”商场，想去发一通火出一通气。可走进“商之龙”办公楼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老总已经在两天前被调回了广州总部，新来的一个老总对她的质问除了摇头就是点头微笑。

“你们总不可能以这种方法逃避债务吧？你们难道跑了和尚还想把庙也拆了不成？”吴小丽坐在新老总办公室的沙发上气愤地说。

“我的吴大老板，你先不要生气，你先听我说。我也确实没办法，那是上一任总经理留下来的事情，我对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很清楚……”新老总摊了摊手做无奈状。

“虽然是他留下来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商之龙’欠我的钱呀！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呀！”吴小丽缓了缓语气说。

“我也知道欠你们的钱‘商之龙’应该赶快还，对吧？欠钱不还是有点不妥，对吧？但是现在我一时也没办法呀！对吧？我初来乍到的还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对吧？我要是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烂摊子的话，我才不愿意来帮他们擦屁股呢！对吧？要不你到我们广州总部去看看情况如何？”新老总看着吴小丽，干笑了一声说。

吴小丽看着他一脸无辜的样子，听着他的一连好几个“对吧”的口头禅，又好笑又可气。她知道，就算杀了他也放不出30多万的血，再和他磨蹭下去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

13

刚过完正月十五，吴小丽就去了“商之龙”商场在广州的总部。

吴小丽来到“商之龙”广州总部后，才知道那家公司的老总为了躲避他们这些要债者，已经玩起了人间蒸发。公司只派出几个普通工作人员接待她。她还知道被这家公司欠债的人还有很多，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讨债者都已经快在广州等成广州市民了。

讨不回钱，吴小丽心烦意乱，干脆就在广州找了个旅社住了下来，然后整天去那家公司“守株待兔”，打算讨到债再离开广州回滨城。

在广州的日子里，无聊的吴小丽每天白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睡觉，睡醒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去那家公司讨债，晚上的主要工作就是想自己经商这几年来的乱七八糟。如此周而复始，重复着无聊的生活。

这种生活很快被打破了。

有一天，一向表情冷淡的“商之龙”总部办公室主任罗春突然对吴小丽格外热情起来。她不仅主动向吴小丽打招呼，还微笑着对吴小丽说：“我看你每天这样打发时间也很无聊，你一个生意人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再介绍一个生意给你做？”

“是什么生意？”吴小丽虽然对罗春突然表现出的热情有些诧异，但是一听到有生意做，想钱想到快发神经的她还是马上来了精神。

“这可是个大生意。”罗春笑了笑说。

“什么生意？”吴小丽心急火燎地问道。

“ABC公司。”罗春环顾左右，见没有人听他们说话，才靠近吴小丽身边轻声说。

“ABC公司是干什么的？”吴小丽有点茫然。

“是美国一家生产销售日用品的跨国公司。”

“那你看看我做我们省的总代理估计需要多少钱？”一听说是日用品，吴小丽马上想到的是拿总代理。但她更关心的是钱。在那些债没讨回来之前，她不但已经没有钱了，而且还欠着别人的钱。

罗春摇了摇头说：“这个生意不能做总代理的。”

“那我做我们滨城市的经销商估计要多少钱？”吴小丽急切地问。

罗春还是摇头。

“那我在我们滨城市开个专卖店大概要多少本钱？”吴小丽把胃口一次次缩小。

罗春依然摇头。

“那你告诉我，这个生意是做什么的？”吴小丽纳闷地说。

“这是一项面对面销售的生意。”罗春说着还做了个面对面的手势。

一听说是面对面销售的生意，吴小丽的心都快凉了半截。她马上想起了那些在滨城市街头游荡的小贩子。

“我再怎么落魄也不至于去沿街叫卖当小贩子吧？”吴小丽没好气地说。

“这可绝对不是搞推销。”罗春摇了摇头说。

“那你说是做什么的？”

“反正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哪天有时间我再好好和你说说。”

“怎么会说不清楚呢？是个什么生意都说不清楚还怎么做？”吴小丽简直不想再谈下去了。

“一两句话说不明白的，改天再和你慢慢说吧！”罗春尴尬地笑了笑。

虽然吴小丽心中刚刚燃起的一线希望之火又被浇灭，但是罗春的神秘和闪烁其辞让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还辗转难眠，她心里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个什么生意呢？

这天早上，吴小丽照例去“商之龙”总部讨债。

她来得太早，公司的大部分员工还没上班。吴小丽就和前台小姐李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天来，这段时间来她和李云也混熟了。

“你是广州人吧？”吴小丽问李云。

“我是湖南的。”李云说。

“来广州几年了？”

“三年多了。”

“你们滨城市的冬天很冷吧？”

“零下一二十度。”

“我的天！这么冷那还不冷死个人？”

“有时候更冷呢！”

“喂，我想问问你，ABC公司是个什么公司？”和李云聊着聊着，吴小丽便突然想起了罗春介绍给她的生意。

李云听了吴小丽的话，先是脸色骤变，接着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吃惊地问道：“什

么？你是说ABC公司？是谁让你去做ABC？”

“你们的办公室主任罗春呀！”吴小丽被李云搞得一头雾水。

听到这话，李云更是紧张地朝楼道两边瞅了瞅，接着做了个叫吴小丽靠近的手势，然后把嘴巴凑近吴小丽的耳朵轻声说：“ABC是传销！传销知道吗？”

吴小丽纳闷地看了看李云，茫然地摇了摇头。她不知道什么是传销，她还是第一次听到“传销”这个词。

“传销就是先骗亲戚再骗朋友最后就骗陌生人！是个骗人害人的东西！”李云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指头夸张地比画着，那副滑稽的样子，就像宋丹丹在表演小品。

“你既不是她亲戚，又不是她朋友，我看你是属于陌生人上当的那一类！”李云神秘地对吴小丽笑了笑。

听到这里，吴小丽的脑袋嗡地一声，肺都快气炸了！她本能地后退了一步，心想，好你个“商之龙”，欠我几十万块钱还没还，还要骗我，你们这帮人的心也太黑了吧？

“公司老总是大骗子！办公室主任是小骗子！他妈的一窝骗子！”吴小丽跺脚大喊，回头就走。

“吴小丽你回来！”李云大声喊道。

“什么事？”吴小丽倒被李云失态的样子吓了一跳。

“你可不能让罗春知道是我告诉你ABC是传销的，我是把你当成朋友才提醒你的，你可别害我哦！”李云突然间对刚才说那些话后悔了，因为罗春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随时可以让她卷包袱走人。

“我知道，我还不至于傻到出卖你的地步。谢谢你把我当朋友，谢谢你提醒我！”

李云对ABC的描述让吴小丽开始对罗春充满鄙视。

罗春还是和吴小丽热情地打招呼，吴小丽却开始有意回避罗春。她想，这个ABC是先骗亲戚再骗朋友最后就骗陌生人，罗春看来是把亲戚和朋友都骗光了，现在要对我这个陌生人下手了。要是我兜里的伙食费再被罗春骗走的话，那我可是真要流落在广州街头了。

吴小丽想着想着就有点害怕起来。

这天上午，吴小丽照例来到“商之龙”公司。

“小丽你还没有男朋友吧？”罗春靠近吴小丽，笑着问。

吴小丽不理睬罗春，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不知她又想要什么花招？

“我们今晚有几个朋友聚会，你和我出去散散心吧。有几个你们北方的男孩子挺不错的，他们也想找一个北方的女孩子。”罗春轻描淡写地笑了一下。“放心！我绝对不是叫你去了解ABC公司的，我知道你这种大老板不会做这种小生意的，当初我只是随便和你说说而已。”罗春特意补充了一句。

“你保证？你保证不是和我讲ABC？”吴小丽有点不太相信他。

“保证！”罗春一脸严肃的样子，肯定地说，“谁说谁是小狗！”

“你上次为什么要叫我做ABC？ABC是传销是不是？传销是先骗亲戚再骗朋友最后才骗陌生人是不是？”吴小丽一想到ABC就来了气。

“ABC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是刚刚才接触的。但我向你保证我当初的动机不是要骗你！我是想帮助你！”罗春一脸无辜的样子。

“这次你保证不是拉我去听ABC？”

“一百二十个保证！”

吴小丽不置可否地叹了一口气。天天呆在旅社的确也很无聊，看男朋友倒不是很重要，出去散散心也好。

吴小丽跟着罗春来到了一个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已经座无虚席，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你不会是带我来看ABC吧？你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不算数？”发现情况不对劲的吴小丽拉住走在前面的罗春，厉声问道。

“实话告诉你，我这几个朋友就是做ABC的。但是我确实是想帮你介绍男朋友，不是叫你做ABC。”罗春用一种快活的声调说，“我们先听完课，然后再和你那几个北方老乡去吃夜宵，你看中哪个到时候再告诉我。”

吴小丽心里气不打一处来，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她想掉头就走，却被罗春拉住了。

“我向你保证，我叫你来的目的真的不是听ABC的课。”罗春很诚恳地望着吴小丽的眼睛小声说。

吴小丽听罗春这么一说，转念一想：既然来都来了，听一下就听一下吧，反正也很无聊。我倒要看她还能怎么骗我？

正想着，罗春已把吴小丽拉到会议室前排的一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

吴小丽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场合，她看了看前后左右，发现那些人一个个充满渴望地看着台上。

坐着坐着，吴小丽开始感觉自己浑身上下不自在起来。

她看到台上一个身体肥胖的中年男子手持一个无线话筒，在卖力地说着话。中年男子说话的时候，还伴随着夸张的肢体语言，在台上走来走去，不是挥舞着手臂就是扭动着身子跺着脚，样子像是巫婆神汉在跳大神。

虽然无心听他说些什么，但是那些话还是争先恐后地从她的耳道直窜向她的鼓膜，震得她心烦意乱。

中年男子说：“直销是20世纪最后一次创业机会！ABC是机会中的机会！你只要去找几个亲戚朋友，你就可以成功！心动不如行动！迟缓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大家赶快把握机会……”

吴小丽听了这些话就特别反感，她觉得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她的身上叮咬，又像是吃了海鲜过敏，浑身痒得难受。

这节课特别长，长得让吴小丽觉得自己不是在听课，而是在坐牢。

她对罗春说的北方老乡产生了好奇心，不断地回头看后面。

旁边的罗春则不断地小声提醒着吴小丽：“你不要老是回头去看，等下人家知道你是专门来看男朋友的恐怕也不太好，哪有女孩子这么主动出击的？”

中年男子说着说着，停顿了一下。

吴小丽以为可以结束了，谁知道他又说最后补充几句，其实也就是说一些鼓动台下的人把握机会加入ABC公司错失良机后悔莫及之类的话。

要不是罗春在旁边的话，吴小丽真想逃离这个地方。她感觉到自己继续听下去会缺氧窒息的。她想，这ABC公司的人讲话也太啰嗦了，讲来讲去都是那几句重复的话。

中年男子终于“最后补充”完了，司仪上台。

我的妈呀！终于解放了！吴小丽在心里说。

可她马上发现自己想错了。

司仪操着话筒说：“感谢我们张老师精彩的分享！大家给我们张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

司仪的话还没落音，台下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和吴小丽以前在单位开会时的掌声大不一样，伴着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的节奏，像是有人事先导演过一样。这让她觉得特别的假。

“刚才我们张老师分享得怎么样？”司仪把身子夸张地朝前倾了倾，扯高着嗓音问台下。

“好——！”台下有很多人大声附和着。

司仪接着说：“不错！我们张老师今天已经给大家展示了ABC的创业机会。其实机会就像小偷一样，悄悄地来又会悄悄地溜走，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我们这里有很多人就已经把握了机会，在ABC直销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下面我们请出另外一位朋友分享一下她加入ABC的感受。大家掌声有请！”

台下刚刚平息的掌声又发疯似的响起来。

一位中年妇女被司仪请上了台。

其实中年妇女也说不出什么新鲜内容，无非就是把自己以前平凡加入ABC就变得不平凡的经历说了一遍，像是小学生背书一样平淡无味，只是在说的时候添加了一些口号性的语言。

中年妇女说到最后也是再次鼓动台下的人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把握机会云云。一通重复复颠三倒四的话终于说完了。

吴小丽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投进粥锅里的小鱼。

就在她猜测司仪是不是又要请哪位上台现身说法的时候，听到司仪说：“今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下面我们请出今天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来分享一下她对ABC直销事业的感受。”

我的天！还没完！吴小丽心里默念着一些诅咒的词语。

“这位嘉宾来自于冰天雪地的北方滨城市。”司仪说。

哦？和我是老乡，可能就是罗春帮我介绍的男朋友吧？吴小丽心想。这一想她就有了一丝兴趣，想看看这个老乡到底长得啥样子。

“这位嘉宾以前做过建筑工程和装修工程生意。”

哦？还和我是同行？吴小丽苦笑了一下。

“这位嘉宾做生意亏了本，被别人欠了很多钱，到广州来要债接触了ABC。”

咦？这个老乡的经历怎么和我这么相似？怎么这么巧？看来和我还是挺有缘分的。吴小丽好奇起来，她想看看这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位嘉宾是位漂亮的女孩子。”

听到这里，吴小丽失望了，看来不是罗春介绍的男朋友。

“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来自滨城市的吴小丽小姐上台分享她对ABC的感受！”司仪说完就把眼光投向了吴小丽。

她说什么？不会是在叫我吧？吴小丽张大了嘴巴，仓皇四顾。

坐在吴小丽旁边的罗春没等吴小丽反应过来，就把她推上了台。

吴小丽刚站到台上，脸唰地就红到了耳根。两条腿像是打摆子一样抖起来。手也抖得厉害，抖得都快抓不紧话筒了。她朝台下看了看，我的妈呀！上百双眼睛齐唰唰地看着自己！这一看就更紧张了。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该死的掌声又响了起来。

这掌声让吴小丽更加慌张，她觉得自己身上已经不是蚂蚁叮咬或者海鲜过敏的感觉了，而是像被蛇缠绕一样，充满恐怖和无助。

她就这么定定地站了足足一分钟，最后介绍了一句“我叫吴小丽，第一次来听ABC的课……”就跑下了台。

“我们吴小姐今天真的是太激动了！因为ABC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好太好了！她激动得都说不出口了！我们掌声送给她！”司仪说完，又是一阵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

会议总算结束了！

吴小丽终于深深地呼出了心中那口憋了一个晚上的气，她就像牢房里的犯人听到放风的消息一样，第一个冲出了会议室。

这个传销太可怕了！“商之龙”公司前台小姐李云的描绘一点都不夸张，还好没上当。